

0707

郭尔罗斯文史

郭尔罗斯文史

藏克家书题



主 编 王 迅
 责 编 王文忠
 张欣咏
 封面设计 张欣咏

郭尔罗斯文史

九四卷

《郭尔罗斯文史》编委会

主办 政协前郭县委员会

主 任 赵之友

编辑 前郭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副主任 扎木苏

(松原市松江街甲2号)

委 员 赵之友 扎木苏

印刷 前郭县印刷厂

王保权 曲瑞忠

高 虹 宝音巴图

工本费 6.00元

李万祥 王 迅

编印时间 1994年12月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6653号

郭尔罗斯文史

臧克家题

郭尔罗斯文史E495/16 九四卷

民族史略	4 郭尔罗斯与科尔沁考略	苏赫巴鲁
	9 郭尔罗斯锡伯族	王迅

纪念陶克涛胡诞生 130 周年

15 载入正史的“陶克涛胡”介评	张殿祥
------------------	-----

烽火岁月	22 依靠蒙古族人民 开辟郭前旗工作	郭峰
	27 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刘健民	王文忠
	31 智擒陈达利	扎木苏
	41 陶铸同志和我们在一起	唐舜

经济史志	43 前郭城乡建筑史话	王文忠
	51 前郭县粮食产量 1994 年首次突破百万吨	
	50 不二蛋白有限公司开业	

宗教文存	52 前郭清真寺碑记	伊斯哈格·张殿祥
------	------------	----------

人物春秋	65 勤奋是通向医学高峰的阶梯	
	——记主任医师李新	木铎
	69 前郭县中医院创建者、老中医温俊卿	赤叶
	73 著名蒙医丹毕尼玛	李洪涛 包志辉
	74 留给草原一片情	
	——记蒙医拉喜	李洪涛 包志辉

历史一叶	62 郭前旗《翻身报》	殿祥
------	-------------	----

政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 主办

文史序跋	55《美丽富饶的郭尔罗斯》前言	刘云沼
政务要览	58 国务院命名前郭县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	韩秀生 范庆海
	94 前郭县政协活动纪略	张立新
	93 前郭县政协6—10届委员会提案办理情况	张立新
史事杂咏	60 古调新声(词五首)	陟游
艺海拾贝	75 加拿大纪行	魏福临 关宁坤
文教钩沉	80 忆吉林省立前郭旗农业学校	戈立齐
民间风俗	86 传统的蒙古族家庭与礼俗	苏博
摄影窗	插页 郭尔罗斯五年来的对外文化交流 蒙古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郭尔罗斯 苏赫巴鲁出席首届世界蒙古文学作家大会获特奖 县民族歌舞团去加拿大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 王迅去美国参加世界民俗学术研讨会	
	封三 清真寺	
名家题字、制印	封二 著名诗人臧克家为本刊题写刊名 57 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周昔非为本刊制印	
资料(三则)		张立新等供稿
文史简讯	92 《美丽富饶的郭尔罗斯》一书出版	
封面设计		张欣咏

郭尔罗斯与科尔沁考略

苏赫巴鲁

一、郭尔罗斯考略

郭尔罗斯草原，绝非科尔沁；

郭尔罗斯部落，自古留美名。

蒙古语“前”与“南”为一词，前郭尔罗斯旗，简称前郭旗，倒过来说郭前旗，即南郭尔罗斯；清代亦称南公旗，即出于此。

蒙古语“后”与“北”为一词，后郭尔罗斯旗，简称后郭旗，倒过来说郭后旗，即北郭尔罗斯；清代亦称北公旗，亦出于此。

郭尔罗斯，作为一个词组可分解为“郭尔”和“罗斯”两个单词。蒙古语“郭尔”（标准音可记作“高乐”或“郭勒”），汉译为河；蒙古语“罗斯”（标准记法“乌斯”），汉译为水。郭尔罗斯，可通译为“河水”一词。这个河，即指松花江而言。有时，江与河用词没有明显的区别。比如，黄河不称江而叫河，也就是一种习惯而已，正象蒙古人称黄河哈吞高乐（皇后之河）一样。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科尔沁东迁之后，虽然同时出现了科尔沁部和郭尔罗斯部，但郭尔罗斯要比科尔沁更为古老，更为悠久。断言说——

郭尔罗斯之母神，缔造一个蒙古，养育一位成吉思汗；

郭尔罗斯之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凝成一部《蒙古秘史》。

郭尔罗斯来自一个古老的部落。由最初的人名演变为氏族、部落、旗县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郭尔罗

斯一语，在《蒙古秘史》《史集》《蒙兀儿史记》中均为“豁罗剌思”；《元史》中为“火鲁剌思”；《蒙古黄金史纲》中为“郭尔罗斯特”；《蒙古源流》为“郭尔罗斯”。上述均为郭尔罗斯一语的不同汉译。

据《史集》记载，蒙古诸部最早时，分为尼伦蒙古和迭儿列勤蒙古两大群。迭儿列勤又分为十六部，其中弘吉剌惕、豁罗剌思等五部，出自一个祖先。据说，弘吉剌惕的祖先有三子。长子——主儿鲁黑蔑儿干的后裔，成为弘吉剌惕部的祖先；次子——忽拜失利的子孙成了亦乞剌思和斡勒纳惕的祖先；第三子——秃速不·答儿有两个儿子，次子为弘里兀惕。弘里兀惕之子——世迷薛儿·玉鲁娶妻生一子，名叫豁罗剌思。后来的豁罗剌思氏族便出自这个人，也是郭尔罗斯一语出现的开始。

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代先祖朵奔·蔑儿干，娶妻阿兰豁阿，即郭尔罗斯氏，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三贤圣母”之一。如果，没有圣母阿兰豁阿的“天神感光”传说所造成的天力论；如果，没有出现神的传人孛端察儿，就不会出现勃儿只斤氏族，所以说郭尔罗斯籍的阿兰豁阿是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她能缔造一个蒙古，也可以养育一位成吉思汗。

不仅如此。成吉思汗的曾祖、蒙古第一个称汗的合不勒汗，娶妻蔑台夫人也是郭尔罗斯氏。在蒙古史上，郭尔罗斯部也成了适选皇后的部落之一。成吉思汗仲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妻阿勒坦夫人，是郭尔罗斯氏，哈萨尔的长子也古、次子移相哥均为阿勒坦夫人所生，成为哈萨尔系的继承人（均见波·少布《郭尔罗斯考》）。

成吉思汗在部落战争时期，曾一度征服了郭尔罗斯部，其首领薛赤兀儿带领一部分人参加了成吉思汗的部落联盟。后

来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时他被封为千户。因为郭尔罗斯部地处金界，所以受到了金、宋文化的影响。薛赤兀儿曾担任了成吉思汗的“笔帖式”文书官职。据著名蒙古学者巴雅尔考证，这个薛赤兀儿，是世界闻名的《蒙古秘史》的作者之一。作为当今的郭尔罗斯人，也应当为之骄傲。在庆祝《蒙古秘史》(1240——1990)成书75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举办了庆祝活动；蒙古国在肯特省德力格尔罕苏木《蒙古秘史》成书地为之建立了纪念塔。笔者于1993年7月出席首届“世界蒙古文学作家大会”时，借此以九种供品祭祀了它，以表达郭尔罗斯人之情及蒙古文学作家之崇敬。明代的永乐帝在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也没遗弃这部典籍，何况此书在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特别是俄罗斯的蒙古学者为之研究长达14年之久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至今圣彼得堡仍然还是研究蒙古学的中心。所以说，郭尔罗斯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凝成一部《蒙古秘史》，不是传说。

二、科尔沁考略

科尔沁草原，绝非郭尔罗斯；

科尔沁部落，自古也留芳。

科尔沁作为一个词组，可分解为“科尔”和“沁”两个单词。蒙古语“科尔”（“好日”或“呼尔”更近似音准），汉译弓囊；蒙古语“沁”，是表示“人”的。科尔沁可直译为“配弓之人”，即成吉思汗时期的箭筒士——侍卫队。当时这支精锐的侍卫队由其胞弟哈布图·哈萨尔大王统领，成为大汗“白天的眼睛，夜里的耳朵”，被誉为“科尔沁”卫队。哈萨尔后裔的一部分就以“科尔沁”作了自己的部落名。

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起，处于辽、松、嫩地区的蒙古兀良哈三卫(包括科尔沁、郭尔罗斯故地)，曾有两股风暴

向这里涌来。一股是蒙古正统大汗库登汗，因受其堂叔俺答汗的威胁后，为了避免冲突而影响蒙古政局，又抱着“收复三卫夷属”的目的，于嘉靖二十六年六月（1547），从宣府塞外率10万骑开始东迁，最后驻牧兀良哈蒙古人的辽河、大凌河流域（这就是清代出现的东土默特、奈曼、敖汉等旗）；另一股，作为蒙古大汗的支持者——科尔沁部首领、成吉思汗仲弟哈萨尔的第十四代孙奎蒙克·塔斯哈喇，也抱着辅佐库登汗“收复夷属”的目的，从蒙古故地斡难河随同东迁（根据蒙古史书《水晶鉴》记载：也先汗夺取蒙古政权后，向兴安岭东西伸展势力，并于明景泰四年（1453），杀害了科尔沁王西古苏台。他的弟弟乌讷博罗特继承王位，率部从额儿古纳迁居斡难河流域）。从此，随同东迁的科尔沁部驻牧于嫩江流域。“为了与留居在呼伦贝尔的科尔沁自别，号脑温科尔沁”（引自金锁《科尔沁部及其东迁》）。

脑温科尔沁，即嫩科尔沁，始祖为奎蒙克·塔斯哈喇。长子博第达喇，次子诺门达喇。博第达喇的长子齐齐克，后为科尔沁部右翼始祖（仅前、中二旗）；博第达喇的次子纳木赛，后为科尔沁部左翼的始祖（包括前、中、后三旗）；三子乌巴什（全名乌巴什斡惕罕那颜），后为郭尔罗斯部的始祖（即前、后二旗）；四子爱纳噶，后为杜尔伯特部始祖（仅一旗）；五子阿敏，后为扎赉特部的始祖（仅一旗）。奎蒙克·塔斯哈喇的次子诺门达喇，后为科尔沁右翼后旗的始祖。

天聪十年（1636，崇德元年），皇太极登基之后，在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四部逐渐设旗建置，分封爵位，委任扎萨克。在这一年建旗扎萨克的有：科尔沁右翼中旗，即土谢图亲王旗，俗称土谢图旗（包括今突泉、通榆即原瞻榆故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扎萨克图郡王旗，俗称扎萨克图旗

(包括今洮南、白城、原开通故地);科尔沁右翼后旗,俗称镇国公旗(包括今大安即原安广、镇赉即原镇东故地);科尔沁左翼中旗,即达尔罕亲王旗,俗称达尔罕旗(包括今公主岭、双辽、通辽故地);科尔沁左翼前旗,即宾图郡王旗,俗称宾图旗(包括康平部分故地);顺治七年(1650)增建科尔沁左翼后旗,又称科尔沁郡王旗。咸丰四年(1854)僧格林沁因战功晋亲王爵,赐博多勒噶台号,从此科尔沁左翼后旗通称博多勒噶台亲王旗,简称博王旗(包括今辽宁昌图 and 康平、法库部分故地)。

顺治五年(1648),建郭尔罗斯前旗,又称南公旗(包括乌浩特——长春、艾银嘎——德惠、宝巴——农安、巴图晋——长岭、达布苏——乾安等故地);郭尔罗斯后旗,又称北公旗,即今黑龙江肇源故地;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包括原大赉和镇赉部分即赉北故地)。因为这十个旗会盟在哲里木(汉译为“义”)这个地方(今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哲里木苏木),便是清代原哲里木盟的来历,俗称诺恩(即脑温)十旗。

我认为,科尔沁草原泛指科尔沁六旗(现存四旗)及其原属故地,而不应包括郭尔罗斯草原在内。通过《郭尔罗斯与科尔沁考略》,笔者的目的在于重新申明吉林省松原市的郭尔罗斯草原与内蒙古哲里木盟的科尔沁草原准确的地理位置,从而提高郭尔罗斯草原的知名度,也是新兴石油化工城——松原之所需。

郭尔罗斯锡伯族

王 迅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南 12 公里有一锡伯屯(为吉拉吐乡政府所在地)。居住着清乾隆年间从顺天府(北京)迁来这里的一支锡伯族人,他们定居前郭尔罗斯直至今日,已 200 余年。1982 年全国人口统计,全县有锡伯族人 404 人。现对其由来及现状做点简略考述。

(一)

锡伯族是我国不足 10 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但它却是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古籍中汉字有“席百”、“席北”、“席比”、“席帛”、“犀毗”、“矢比”等各种音译。锡伯族人多数认为自己是鲜卑的后裔。但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锡伯与满族同祖;还有的认为锡伯源于室韦。

根据沈阳“太平寺碑记”载,锡伯原居海拉尔东南的扎赉陀罗河(即今绰尔河)流域,以渔猎为业。

“锡伯”这一名称首次出现于清代史籍是锡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参加“九部之战”攻打努尔哈赤。这九部是扈伦四部(叶赫、乌拉、哈达、辉发)、长白两部(讷殷、朱舍里)以及嫩江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九部之战”失败后,锡伯退回绰尔河流域,隶属科尔沁。努尔哈赤称帝登位,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先后归附后金,锡伯也随之归附。

十七世纪中,沙俄不断向黑龙江流域蚕食。清政府为了加

强边防,也为了直接控制锡伯族,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请托音活佛为使,说服科尔沁献出锡伯,把锡伯由蒙古八旗划入满洲八旗。翌年锡伯正式编入满洲八旗,安置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等地。同年,清政府从锡伯入中选1400丁驻防伯都讷,又将散居于科尔沁各地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安置于伯都讷,共编30个牛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将此30个牛录锡伯兵连同眷属南迁到盛京(沈阳)、京师及山东德州等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加强新疆防务,从盛京选调锡伯精兵1016人,连同家属3275人迁到新疆伊犁,屯田驻防。这就是锡伯历史上重要的西迁。但为保鳇鱼贡,在乾隆年间,清廷从京师遣回一部分锡伯人回到松花江流域承担“鳇鱼差”。其中有关、刘、唐三户锡伯族入从顺天府(北京)迁回前郭尔罗斯,在松花江岸边立锡伯屯,专为宫廷捕鳇鱼。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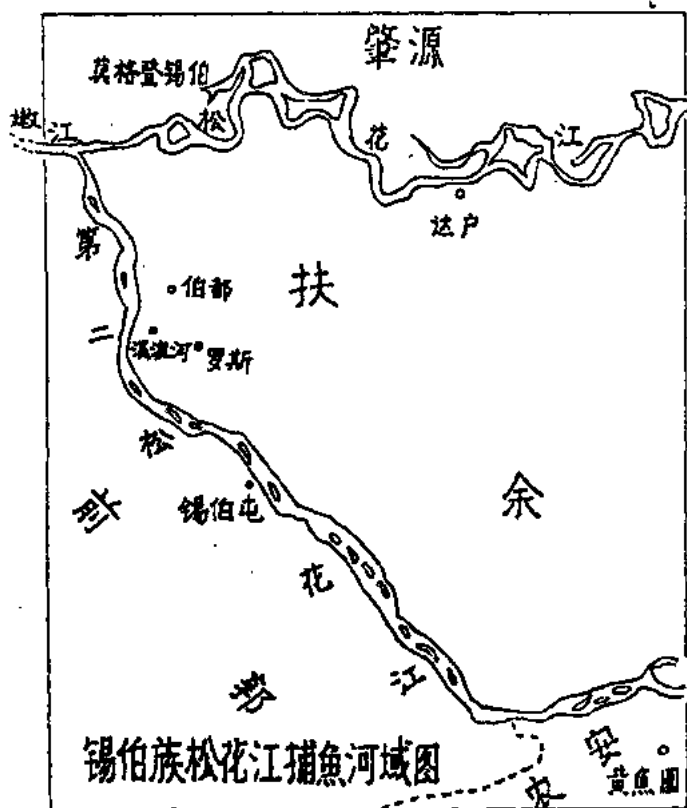
鳇鱼,《辞海》载:古称“鳇”鱼纲,鲟科。

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对鳇鱼有过不同的叫法。《参花》主编于济源先生通过大量考证指出:“关于鳇鱼,有‘秦王鱼’、‘秦皇鱼’、‘长鼻鱼’、‘鳇鱼’、‘黄鱼’、‘鲟鳇鱼’、‘鳊鱼’、‘鳊’、‘鲟鳇’、‘牛鱼’、‘引鱼’、‘淫鱼’、‘麻特哈鱼’、‘阿金鱼’、‘阿巴皂鱼’、‘阿巴儿鱼’、‘色里麻鱼’等等称谓”。但在民间则多称其为“鳇鱼”。可能一是因它一直是贡鱼,二是说它是鱼中之王。

鳇鱼,所以一直成为贡品,主要因它体大、味美、肤色斑斓且名称高贵,《东陲纪闻》载:“鳇鱼多长七八尺,其最大者重数百斤,状似鲑鱼,通身无鳞,皮质黄色。”《吉林外纪》载:康熙曾有诗赞鳇。诗云:“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水寒冰结味益佳,远笑江南夸鲂鲫。”

于是，鳊鱼成了清廷最喜欢的贡品。这也是锡伯东迁捕鳊的主要原因。

锡伯族东迁承担“鳊鱼差”，其时间，《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地名志》载：锡伯屯“建于清朝康熙六十年（1721）。”（见该书 319 页）。《扶余县志》载：“乾隆年间，一部分锡伯人由京师遣回松花江流域，承担鳊鱼差。分别居住在郭尔罗斯后旗莫格登锡伯（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境内）以及郭尔罗斯前旗（今前郭县）锡伯屯和扶余的双屯子、达户、罗斯、溪浪河等村落。受



清宫
内务
府直
接管
辖，
由皇
室赐
给其
“（隙
地）
维持
生活。”
（载
该书
102
页），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志》亦载：“清乾隆年间，有一家姓关的三兄弟和唐、刘两家锡伯族人从顺天唐（北京城）派到郭前旗，在现今吉拉吐乡立屯，名锡伯屯。这些人的使命是为宫廷捕获鳊鱼。”（载该书 118 页）。

这些锡伯族人为什么选择上述一些地域立屯捕鳊呢？其原因一是这一地域正是松嫩两江汇合口之附近，不仅河道宽、江旷，水深（特别是小丰满水电站建成前），而且由于地处松嫩平原，水流较平缓。其原因之二，这里是鳊鱼产卵地。《现代汉语词典》载：鳊鱼“夏季在江河产卵，过一段时期后，回到海洋里去。”《辞海》“鳊鱼”条载：“初夏溯江产卵。性成熟迟，约需 17—20 年”。在我国东北，鳊鱼多活动在松花江与黑龙江。从一些资料记载看，鳊鱼基本是生活在鄂霍茨克海，夏初回江河产卵。松嫩两江汇合处附近水深、河宽、平缓，自然是较好的产卵地。

捕鳊鱼，因鱼体大，性情暴戾，捕鱼相当艰苦，一般的捕捉鳊鱼可用鱼叉、滚钩、砍钩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说：“用黄柏树皮“做成木漂，浮在水面，漂上浮有铁钩，鳊鱼见漂，甩尾击打，尾便扎钩上不得脱。”《黑龙江志稿》描述捕鳊鱼：“以长绳叉鱼背纵去，徐挽绳数里之外，鱼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则一身力竭，然后撮其鳃使痛，自然一跃登岸”……这是用滚钩、铁钩、鱼叉捕鱼方法。这在夏天则不便，因鱼伤易死易腐，无法进贡。前郭尔罗斯民族歌舞团团长关守坤（锡伯族）说，过去锡伯屯南农安境内有一鳊鱼圈（现村名仍叫“黄鱼圈”），锡伯屯和七家子附近江边还有两个鳊鱼圈。他听其祖父讲，当时夏季多用网捕，或想方设法给鱼戴笼头。关于给鳊鱼戴笼头曾多处见于文字或口头传说。但无准确描述。老渔民讲戴笼头主要还是戏鱼吞绳穿鳃。

夏日捕鳊要放养在鳊鱼圈，待冬日才送进京城。笔者在1942年前后，在扶余县城即曾参加过一次送鳊鱼仪式，鼓乐齐鸣，官员、学生、衙民沿街相送。鸣锣开道，净水泼街。七套马车载鱼，鱼约七尺，车上覆以黄布。据说这是从五家站一带捕获，送往伪新京（长春）。人们说，这是一条中型鱼，大者要像拉电柱一般，用两辆车联结拉鱼。丰满建电站后近几十年，松花江已不见捕鳊，但黑龙江仍可捕到，且闻鳊鱼卵亦有售卖者。

（三）

郭尔罗斯锡伯族因长时间与蒙古族为邻，有些与蒙古族相近的风俗，如“以西为大”、“以长为尊”的风俗，锡伯族和蒙古族一样，三间房长辈要住西间，西屋的西墙北部是供佛或供祖先神的地方。来客不能坐西炕。生活上尊敬老人，家中有好吃的、好用的，先要敬奉老人。都喜喝烈性酒，好喝茶、好骑马，好打围等等。

锡伯族也有他自己独特的习俗。

在信仰、祭祀上，锡伯族很多人家旧时供喜利妈妈，这是锡伯语音译，意是“延续后代的娘娘神”，无偶像，而是用长约2丈的丝绳，家中生儿生女都要在丝绳上挂一布条或一铜钱、一小弓箭，或小摇篮，小靴鞋等。上面挂得多就显示了家庭人丁兴旺。平日装在纸袋中挂在房屋西北角；节日里，从西北扯开另一端挂在东南角上，烧香叩头进行祭祀。这是古代没有文字时记录世系的方法。有了文字人们不再这样记示家谱。喜利妈妈只是一个神位。

锡伯族旧时在房屋西墙外侧西南角挖一小洞安上门，小洞内放一木盒，有的装有偶像，有的无偶像，这是供奉“海尔堪”，亦称“海尔堪玛法”。这供奉的是牲畜保护神。逢年过节

都要烧香磕头，祈求保佑六畜兴旺。

在生产习俗上，锡伯族虽然很早就以农业生产为主了，但由于他们世代生活在江边，很多人都有很好的水性，解放前打大网，封冻时网户达看好地方，一网下去就是几万斤。如今水瘦，不打大网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可还有六七家有船，有十四、五家只要农业腾出手来就打鱼。下挂子，扒网，喂窝子，下钩，什么都干。

在饮食上，都爱食鱼。每年开江、封江都要吃鱼。怎么困难的人家也要弄条够个儿的，最好十斤左右的鱼。春天吃青根、胖头；秋天吃草根、鲤鱼。在饮食上也有忌讳，就是不吃马肉，不吃狗肉。家庭中，从孩子一小就教育，不要吃马肉、狗肉。

由于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些民族的特点逐渐在淡，有人甚至认为没啥差别了。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差别还是有的，很明显的。这就是民俗的传承性，相对稳定性。

政协名称的由来和新政协召开前的两次筹备会

抗战末期，中国共产党要求召开各党派的“政治会议”，共商国事，组织联合政府。作为对策，国民党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继续玩弄“和平谈判”手段，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扩大、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叫新政协以区别于旧政协。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推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设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同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新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根据周恩来建议，在政协二字前面冠以人民二字，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张立新 供稿

载入正史的“陶克涛胡”介评

张殿祥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志》(以下简称《前郭县志》),已于 1993 年 8 月正式出版发行,无疑它是记述前郭县自 1648 年建制至 1985 年计 338 年历史的具有权威性的正史。

《前郭县志·人物》将蒙古族起义军领袖陶克涛胡的生平写成传记入志。《前郭县志·概述》写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九月,塔虎城三家子毫克台吉陶克涛胡为抗荒率众起义,杀鬼子,抗清军,两次南下,三上索伦山,转战于郭尔罗斯至乌珠穆沁,嫩江到西拉木伦河的广阔地区,激战 104 次,历时 4 年之久,是辛亥革命前全国范围反清斗争的一部分”。

陶克涛胡起义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政府和哲盟 10 旗下了通缉令,清廷、东三省总督调集大批官军,追剿陶克涛胡义军”(《前郭县志》1000 页)。俄国、日本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不断派遣特务到中国刺探情报。

然而,对陶克涛胡的评价却众说不一。“有的学者把陶克涛胡起义作为内蒙古人民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事例写入史书;有的博物馆把它作为蒙古族近代英雄之一陈列展出;也有的写了专书出版。但也有的书说他是‘土匪’,是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从而全盘否定”。(《郭尔罗斯史料》第一辑 35 页)。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十分严肃而敏感的问题摆在《前郭县志》总纂者面前,即陶克涛胡能否入志?入志后如何记述? 吉